#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九至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浚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虎四

張魚舟　申屠澄　丁嵓

王用　張逢

張魚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之側有別濾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菴止其中常有一

虎夜突入菴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為除之虎躍然出菴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劘魚舟良久回顧而去至夜半忽聞菴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腯甚幾三百斤在菴前見魚舟復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為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

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縣遂釋其罪魚舟爲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銜絹一匹而來一日其菴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知意遂別卜居焉自後虎亦不復來出廣異記

申屠澄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邡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

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衝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乞宿於此父嫗曰茍不以蓬室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幬焉其女見客更修容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當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

舍家所有豈可備賓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豈足貴
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裾使坐於側澄始欲探其所
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徵書語意屬目前事
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
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復令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
何翁曰某雖寒賤亦嘗嬌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為問
某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敢惜即以為

託澄遂修子壻之禮袪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隣又復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君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別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賔客旬日之内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浹其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内詩一篇曰一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

鴛鴦其妻終日唫諷似黙有和者然未甞出口每謂澄曰為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即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黙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縁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

十餘日後至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拏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丁嵓

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禹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穽靡不

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縑焉有老卒丁嵒者善
為陷穽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徼既
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嵒遂俯而
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
千百其衆嵒衒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為衣襟
胃挂樹根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糜粉於暴虎之爪牙
矣及就窺嵒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嵒之親愛憂嵒乃
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嵒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

之全嵓得索則纆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挺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嵓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絶即當薪火亂投爾為灰燼矣爾若不然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償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

解嵓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嵓既得出遂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葷之暴況與試紓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徼許之嵓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嵓即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況厄陷穽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嚙以

谿其情斯虎乃因嵩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嵩能以言詞誘諭迫於强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况免挂罥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爲物也何其神歟出集異記

王用

覢州王成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谷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遊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是谷中靈物兄奈何殺

之有項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脱衣嘷躍變為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麞鹿類以食如此三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為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黒魚冥讁為虎又因殺人冥官笞余一百今放免傷徧體汝弟視余無疑也弟喜遂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為村人格殺驗其身有黒誌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嘗至谷中

見村人說出酉陽雜俎

張逢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烟嵐靄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譪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挂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睡若獸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斕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越山超

鐙其疾如電夜久頗饑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録事乃旁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録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説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縿緑者是其時逢方餓而鄭到導從甚衆衣縿緑甚肥昂昂而來適到逢衛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得恣食之

唯餘腸髮既而行於山林孑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為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尋求曰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挂杖亦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失乎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尋之杳無形迹及其來驚喜問其故逢紿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曰今旦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録事求餘不得

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回憂負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有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已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讐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復渡使逢西邁且勸改名以避之或曰聞父之讐不可以不報然此讐非故殺若必死殺逢遐亦當坐遂逌去而不復其

讐焉吁亦可謂異矣出續元怪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九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　宋　李昉等　編

虎五



李奴

詞舉人姓李忘其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頗慵

情李數鞭笞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與二友人會於別墅時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數十奴懷恚恨出謂同儕曰今是閏年人傳多虎何不食我言訖出門忽聞叫聲奴輩尋逐無所見循虎跡十餘里谿邊奴已食訖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疊摺置於草上葢虎能役使所殺者魂神所為也出原化記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沖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

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詣伏虎師佛室
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見一老
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
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
知去向俄有一馬沿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
乃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說
其服飾乃拯僕夫也拯大駭沿又云遥見虎食人盡乃
脫皮改服禪衣為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沿見僧曰只

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奈何僧愁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絶虵虺林絶鵂鶹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户壯而不隳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内土偶賔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

欄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銀皿耳其下兩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門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啟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即時化為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窩弓樹上為棚而居語二子曰無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來二子悸怖遂攀緣而上將欲入定忽三五

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唫者戲舞者前至窩弓所衆怒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遂詰獵者曰此是倀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將進乃牛進也將軍即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斑貫心而踣逡巡諸倀奔走却回

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吾今為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為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荅曰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耳出傳奇

## 張昇

唐故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遂就攝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遂告辭問何往

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時爲存問言訖而去所居近隣夜聞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入山變爲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呌翌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而尚能語出聞奇錄

楊真

鄴中居人楊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畫虎家由甚多虎每坐卧必欲見之後至老年盡令家人毁去所畫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㕥兒孫謂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畫虎

我好之時見畫虎則喜不見則不樂我每夢中多與羣虎游我不欲言於兒孫輩至晚年尤甚至於縱步遊賞之處往往見虎及問同遊人又不見我方恐懼尋乃盡毀去所畫之虎今卧疾後又夢化身為虎兒又夢覺既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為虎兒孫輩遇虎慎勿殺之其夕卒家方謀瘗其尸忽化為虎跳躍而出其一子逐出覶之其虎回趕其子食之而去數日忽家人夜夢真歸謂家人曰我已為虎甚是安健但離家時便

得一人食之至今猶不饑至曙家之人疑不識其子而食之迹於隣里有識者曰今為人即識人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記為人之父也夫人與獸豈不殊耶若為虎尚記前生之事人奚不記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記前生足知獸不靈於人也出瀟湘記

王居貞

明經王居貞者下第歸洛之頴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盡日不食云我咽氣術也每至居貞睡後燈滅即

開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居貞佯寢急奪其囊道士叩頭乞居貞曰言之即還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於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馳五百里居貞以離家多時甚思歸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貞去家猶百餘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豬立於門外擒而食之逡廵回乃還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貞之次子夜出為虎所食問其日乃居貞回日自後一兩日甚飽並不食他物出傳奇

歸生

弘文學士歸生亂後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於道遂舁木以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黄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舁木愈高既皆不得環而守之移時有羣騾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黄二郎者乃巴西吏人為虎所食也出聞奇錄

鄭思遠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嘗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

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揷齒間即愈乃拔數莖與之因知

虎鬚治齒也虎殺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

一字長一寸在脇兩傍皮內尾端佩之者臨官使無官

人所憎疾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

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出酉陽雜俎

李琢

許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統軍李琢聞之

驚怪其視事曰厲聲曰忠武軍十萬豈無勇士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豚壯其言給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詣椿塢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開壯夫初不見其母欲回度豚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於豚豚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得伊三兒豚聞驚異果取到大賞賚之給廩帛加軍職曰嘗聞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者不復更有虎暴出芝田錄

譙本

偽蜀建武四五年間有百姓譙本者克銮人也不孝不義隣里衆皆惡之少無父常毀罵毋毋每含忍一旦歸日晩其毋倚門而迎本遥見便罵毋曰我只有汝一人憂汝歸夜汝反罵我也遂撫膺大哭且歎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時便出門近城沿路上坐忽大叫一聲脱其衣變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在城上蜀主命趙庭隠射之一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

雨毛人變虎地震者再出野人
閒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虎六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嘗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爲虎

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帖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為拔之虎甚悅宛轉揺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歳餘投野豕麞鹿月月不絶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齧殺之家人收葬訖虎復來其家母駡之曰吾子為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媿乎虎羞慚而出然數日常旁其家既不見其人知其誤殺乃號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

死見者咸異之

藺庭雍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設靈應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藺庭雍妹因過寺中盜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為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寺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郭外經年而去出錄異記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偎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五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故悶倒尋復起去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跳躍變成男子衣冠甚麗

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纍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迨死言訖入座上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為我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令已相遇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已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為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畢入堂為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更無患出廣異記

荆州人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倀鬼以虎皮冒己因化為虎受倀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願無如之何後倀引虎經一寺門過因遽走入寺庫伏庫僧牀下道人驚恐以白有德者時有禪師能伏諸横獸因至虎所頓錫問弟子何所求耶為欲食人為厭獸身虎弭耳流涕禪師手巾繫頸牽還本房恒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具說始事二

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遇倀以皮冒已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篤志誦經歲餘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出廣異記

劉老

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於山溪之間人有鵝二百餘隻請劉放生恒自看養數月後每日為虎所取已耗三十餘頭村人患之羅落陷穽遍於放生所自爾虎不復來後數日忽有老叟巨首長鬣來詣劉問鵝何以少減

答曰為虎所取又問何不取虎答云已設陷穽此不復來叟曰此為倀鬼所教若先制倀即當得虎劉問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倀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如言布路至四鼓後聞虎落穽自爾絶焉出廣異記

虎婦

利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為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寢處

窟中共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麞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為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未常外宿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已是其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隣里者先知婦人為虎所取衆

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悲顦之精神恒為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出廣異記

趙倜

荆州有一商賈說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没于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

入家内詢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倜輩物貨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倜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不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吽吼而去出瀟湘録

周義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來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垧既獲兎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恵也義遂藏之于家經百餘日義既

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
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
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心無貳少年沉
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者蓋欲憫念納
我今若必問我我實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
心我即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貳但言之少年曰我孟
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
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已誓

報君之恵不忘今夜既言誠實事也我不可住遂吽吼數聲化為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抛下一金枕髙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恵言訖復化為一虎去出瀟湘録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於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吾不違汝此子遂發憤篤學求名

京邑白於舅曰請三年以女見待如違此期任别適人舅許之此子入京四年未歸乃别求女壻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舅莊六七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廢佛屋土榻尚存此子遂寢焉奴人於地持刀棒衛之忽覺榻下有物動聲謂是蟲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一虎背負一物擲於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

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至美但所著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其舅妹即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榻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却歸舟中明日至舅莊遥聞哭聲此子遂維舟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問凶故舅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厠爲虎所搏求尸不得生乃白其事舅聞悲喜驚嘆遂以女嫁此生也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虎七



松陽人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為二虎所逐遽得上樹樹不甚高二虎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攫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頻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以刀斫之斷其前爪大吼相隨皆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往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手今見頓卧乃驗其真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羣吏

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出廣異記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即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令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于空紙耳心

甚惡之置牒席下復寢明旦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為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閒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于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為虎又覩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為妻兒所驚但懷憤恥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覔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為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邊蹲踞見水中科斗虫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

又復徐行乃見一兎遂擒之應時而獲即噉之覺身輕
轉强晝即於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數得麞兎
等遂轉為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
之又私度吾聞虎皆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果覺甘
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即欲捕之
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
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為
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却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

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却為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聞鈴聲於草閒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

醒却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却歸又至澗邊却照其身已化為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七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輩多為妄說此人遂陳已事以明變化之不妄主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人為虎所殺今既逢讐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出原化記

虎恤人

鳳翔府李將軍者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狀須臾負李行十餘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見人喜躍虎于窟上俯視久之方去其後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悉能陞梁乳虎因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幸已相祐豈不送至某家虎又負李至所取處而

訣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經二十日前後五六度村人怕懼其後又來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懼願勿來經月餘復一來自爾乃絶焉出廣異錄

范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為性幹了充州縣任使久之化為虎村隣苦之遂以白縣云恒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縣令云此相惡之辭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召問端對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内盜肉遇曉不得出更遞圍之虎傷

數人逸去者老又以為言縣令因嚴詰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實至于東家欄內竊食一豬覺有滋味是故見人肥充者便欲噉之但苦無伍耳每夜東西求覓遇二虎見隨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察其舉措如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輒來至村外鳴吼村人恐懼又欲殺之其母告諭令去端泣涕辭母而行數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

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獨留前就之虎俯伏閉目乃為脫靴猶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范里正二虎驚走一虎回視俛仰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之也出廣異記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號書生因向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側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書生石井崖充食可令

其除去刀杖勿有損傷二童子白去訖石井崖見道士道士不見石井崖井崖聞此言驚駭行至店宿留連數宿忽有軍人來問井崖莫要携軍器去否井崖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板鎗頭懷中藏之軍人將刀去井崖盤桓未行店主屢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鎗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攫取井崖井崖遂以鎗刺邁中其心遂斃二童子審覩虎死乃謳謌喜躍出廣異記

械虎

襄梁間多鷙獸州有採捕將散設檻穽取之以為職業

忽一日報官曰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厨命賔寮將校往

臨之至則虎在深穽之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幄

幙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鎖四角系緪施

于穽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鷙獸將欲出穽即迤邐合其

荷板虎頭纔出則蹙而釘之四面以索趂之而行看者

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困而取之則千夫之力百

夫之勇曷以制之勢窮力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拽犬雖

有織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强敵者亦當如是乎

出玉堂閒話

商山路

舊商山路多有鷙獸害及行旅適有騾羣早行天未平曉羣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藂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羣者莫敢回顧迨至食時聞遭攫者却趕來相及衆人謂其已碎于銛牙莫不驚異競問其由徐曰某初銜至路左巖崖之上前有萬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

小虎子數枚顧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側略不損傷而面其溪洞呌吼以呼諸子某因便潛伸脚于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脚墮于深澗不復可登是以脫身而至此某獸蓋欲生致此人按演諸子是以不傷真可謂脫身于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閒話

陳褒

清源人陳褒隱居别業臨牕夜坐牕外即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徑入西屋内壁

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枝從壁隙中刺之婢忽爾腹痛開户如厠褰方愕駭未及言婢已出即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虎鬼者也出稽神錄

食虎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構棚于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昇棚見一虎垂頭塌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

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爾出稽神錄

周雄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衛嶺石筒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亦遭攫搏時遞鋪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規避仍持托杈利劍前後于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常莊作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號為倀須得一人代

之雖聞汎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監軍使魚全諲特進自京搬家憩于漢源驛其孀婢方稅駕遂嚴粧倚驛門而看為虎攫去雖驅奪得之已傷鈎爪也僕嘗行次白衛嶺時屬炎蒸夜涼而進一馬二僕與他人三五輩偕行或前或後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屬又復何之景福乾寧之時三川兵革虎豹晝行任土貢輸梗于前邁西川奏章多取巫峽人蟲作暴得非係國家之盛衰乎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二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虎八



張俊

宣州溧水縣尉元澹家在懐州先將一莊客張俊祇承

至官官滿却歸俊亦從之俊有妻一子三歲亦與同行至宋地衝夜俊抱兒從澤其妻乘驢在後十步忽聞呌聲俊奔視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令為虎所殺傷誓欲報讐令以孩子奉上某儻生歸當酬哺養之恩不爾便為僕賤終身元固止之不可復挾兩矢攜弓腰斧下道黑而行去三十餘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漸至一處依近山谷有大樹百餘株疑近虎穴俊上樹伺之時漸明見山下數十步內如有物蹲伏起動之狀更候之欲

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為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在樹上見之遂發一箭正中虎頷其虎騰躍又發一箭中其脇箭皆傅毒虎遂驚躍狂亂吼怒項刻而死俊復下樹以斧截虎頭并殺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貫之亦負妻屍走步而歸日曉追及潛感激之至出原化記

潯陽獵人

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為業於徑施弩弓焉每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云人為虎所食即作倀鬼之事即于其側樹下密伺二更後見一小鬼青衣髧髮齊眉蹴躃而來弓所撥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履弓而過既知之更攜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速下樹下架箭而登樹覘之少頃虎至履弓箭發其虎貫脇而死其倀鬼良久却回見虎死遂鼓舞而去也出原化記

## 柳并

河東柳并為監察御史入嶺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内席地而寢時半夜月初上衆皆卧并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獮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邉而去并乃潛起拔去之復卧伺焉少頃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拔去之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

事旦曰汝當難免自須為計不可隨我并有劒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素强勇攜劒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菴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席上案硯朱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已名在篇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并取皮仗劒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趂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為計即可免矣吏即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敢殺之僧曰吾非殭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廷

數期今彊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劒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爲禳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即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擘擒而吞之良久復爲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出原化記

僧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戲被於

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旁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歘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賫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為之忽一日被之覺其衣著于體及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兎以食之拏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為鬼神所

役使夜夜則往來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餧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于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心幸而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為不善活變為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餧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自視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

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數件走于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衆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臘修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其僧言為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為虎善念為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

菩提還元反本念不著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方今閩中大善知識比肩爾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尋詁于智作長老長老往見之以上人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耽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出高僧傳

王瑶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之人多迂道以經焉既至瑶必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

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瑶窓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瑶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近晚將去瑶曰思至生居爲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吾敝土窮山不足爲訪瑶即隨行十數里暝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瑶曰竊慕高躅願効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辭瑶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遂爲巨壑而身亦騰爲白虎哮吼顧瞻瑶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

石生不復經過矣出集異記

劉牧

咸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出獨異志

媄虎

劒州永歸葭萌劒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於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箇廵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嵗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懼之焉出錄異記

崔韜

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歴陽曉發滁州至仁義

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
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
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
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子奇
麗嚴飾昇廳而上乃就韜衾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而
寢韜適見汝為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
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為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
夜潛將衾皮為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託身以備灑

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懽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俱行月餘復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韜又笑謂其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著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纔畢乃化為虎跳擲哮吼奮而上廳食子

及鞱而去出集異記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賈爲業常販鹽鬻於巴渠之境路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煙鷙獸成羣食啖行旅行言結十餘輩少壯同行人持一拄杖長丈餘銛鋼鐵以刃之即其短鎗也纔登細徑爲猛虎逐之及露宿於道左虎忽自人衆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連山

於數十步外奪下身上拏攫之蹤已有傷損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衆持搶圍使行言處於當心至深夜虎又躍入衆中攫行言而去衆人又逐而奪下則傷愈多行旅復銜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暫捨或跳於前或躍于後時自于道左而出於稠人叢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須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寃報逃之不獲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三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一

牛

金牛　銀牛　青牛

牛鬬　潛牛　涼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冲　光祿屠者　朱氏子

牛償債

卞士瑜　路伯達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傷人

邵桃根

牛異

洛下人　甯茵　仲小小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蟲名爲蠶爲人衣食樹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出金樓子

新昌穴出山犢似秦牛常與蛇同穴人以鹽著手夜入坎中取之其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則牛也因引之而出焉出交州志

野牛高丈餘其頭若鹿其角了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酉陽雜俎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見山穴開中有錢焉不知其數田父入穴負十千而歸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謂曰汝所失牛其直幾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為山神所將已付汝牛價何為妄尋言畢不知所在田父乃悟遂歸焉出紀聞

金牛

長沙西南有金牛岡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曰寄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出湘中記

增城縣東北二十里深洞無底北岸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盤于此石義熙中縣人常於此潭石

得金鏁尋之不已俄有魚從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斷得數叚人遂致富年登上壽其後義興周靈甫常見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鏁如繩焉靈甫素驍勇往掩之此牛掣斷其鏁得二丈許遂以財雄也出十道記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迹遺糞皆銀也明年

世祖封禪焉出酉陽雜俎

青牛

桓玄在南常出諸殷荆州於鶴穴逢一老翁羣驅青牛形色瓌異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駃非常玄息駕飲牛牛走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經日絕迹當時以為神物出渚宮故事

又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見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紅

戲於水際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旁久之翁迴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躍而上倐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出稽神録

牛鬬

九真狸牛乃生谿上狸時時怒共鬬即海沸湧或出鬬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靂號曰神牛出異物志

潛牛

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鬬角軟還入

江水角堅復出 出酉陽雜俎

涼州人牛

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恒於城西數十里作羣人不能制其後牛漸淩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鷙獸狀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問胡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賞錢當爲相取於是以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咒願如相

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逕詰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已獨處中埋身於土獸乃前鬭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坌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鬭見獸大如蜀馬鬭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累啖之漸小如故也出廣異記

洛水牛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某其日將暮見暴雨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海

潰江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為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間有二青牛奮勇而出相去約百步黑牛奔走而廻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出廣異記

牛拜

桓冲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啟活也牛應聲而拜衆

皆異之都督復曰謂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淚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啟遂殺牛冲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也出渚宫故事

光禄屠者

太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詈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與子遂殞於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乃定出原化記

朱氏子

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勲貴性好食黄牛所殺無數常以暑月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熱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日乃病恒見此牛為厲竟作牛聲死出稽神録

牛償債

卞士瑜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顧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曰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牛須臾之閒卞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橫給周匝如人腰帶右髈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瘞出法苑珠林

路伯達

永徽中汾州義縣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共

錢主佛前為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話訖逾年而卒錢主家牸牛生一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字其子姪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成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布施焉出法苑珠林

戴文

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利剩刻至多鄉人積恨

乃曰必有神明照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毛字曰戴文閭里咸知文子恥之乃求鄰人以物贖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牛有犢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則夜閉於别廡經數年方死出原化記

河内崔守

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内守崔君貪而刻河内人苦之

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酧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幾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産一犢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復生及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竟歸其寺焉出宣室志

王氏老姥

廣陵有王氏老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磎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項之遂卒西磎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出稽神錄

牛傷人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陽人家有一犢肥充可愛桃根恒自飼之此犢恒逐桃根遊行每往官府聚會犢雖繫在家而

吼喚終不住後一日桃根晨起開門犢忽從後觝根肋穿流血舉家打去已復嗔目復來觝傷數日氣絶出廣古今五行記

牛異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出朝野僉載

寗茵

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寮莊于南山下棟宇半墮墻垣又缺因夜風清月朗吟咏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啟關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咏故來奉謁茵曰某山林甚僻農具為鄰蓬蓽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懐遂延入語曰然處士之業何如願聞其説特曰某少年之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之頒考叔挾輈以

走恨不得佐輔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
奮擊其間讀東漢至於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
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
空懷舐犢之悲況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又聞人
扣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莔遂延入氣貌嚴聳吉趣
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
否特曰昔吳太伯為荊蠻斷髮文身因玆遂有斑姓寅

曰老兄太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遠祖固婕妤妤詞章大有稱於漢朝又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絶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相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超詰之曰君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公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遠侯某世為武賁中郎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墻外閒步聞君吟咏因來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悦寅因覩碁局在牀

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為之良久未有勝負
茵翫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兩斑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中茵
傾壺請飲及局罷而飲數廵寅請備脯修以送酒寅設
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即不茹茵詰曰何故不茹特
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廵後特稱小疾便不敢過
飲寅曰談何容易有酒如澠方學紂為長夜之飲覺面
已赤特曰弟大是鐘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動後二斑飲

過語紛挐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淩何也特曰
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當為粉矣寅曰凡誇
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為頭皮耳茵前有削脯刀
長尺餘茵怒而言曰甯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競但且
飲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
泣此一聨甚不惡寅曰鄙諺云鶺鴒樹上鳴意在麻子
地俱大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茵曰曉讀雲水
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

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悲寗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涔向北溟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寗生何黨此輩自古即有班馬之才豈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況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而遂怒曰終不能揺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敢有人言謦耳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踪而已寗生方悟

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牛卧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山矣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出傳奇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為務臨洮巳西至於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為荒儌其間多産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重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齕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火逐之俟

其奔迸則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鏃則挈鍋釜負糧糗躡其蹤緩逐之矢毒既發即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肉數十金新鮮者甚美縷如紅絲綫乾寧中小小之獵遇牛羣于石家山㗇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墮累累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于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擔之不盡出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四

#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 畜獸二

### 馬

舞馬　續坤　楊翁佛

李南　趙固　韓晞

江東容馬　陳璋

馬

馬虜中䕶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䪼真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馬八尺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瓜州飼馬以𧄼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勃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

狼針出酉陽雜俎

大食國解人語馬闕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出洽聞記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體名有輸鼠外凫烏頭龍翅虎口猪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廻毛在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廻毛在脇白毛左右後足白白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却視並不

可騎夜眼名附蟬戶肝名縣燧亦曰雞舌綠秩方言以地黃甘草噉五十歲生三駒出酉陽雜俎

吐火羅國波訕山陽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馬尿流出至七月平旦石崖間有石閣道便不見至此日厭噠人取草馬置池邊與集生駒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無數頗棃隨西域中浴須臾即回

圖記云吐火羅國北有屋數頗棃山即宋雲所云波訕山者也南崖穴中神馬糞流出商胡曹波比親見焉出洽

聞記

浴馬港跡水流也漢時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遂名其孔為馬穴初得此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處曰浴馬汎沔頓宿今名騎亭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馬十匹遜載還建業出洽聞記

漢章帝時蜀郡王阜為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

龍形有鱗甲橫文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長可三四尺淩波迴顧百餘步而没出洽聞記

西陵北陸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馬穴常有白馬出此穴人逐之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出此穴相去數千里今馬穴山在峽州夷陵出洽聞記

周穆王八駿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廵行天下馭八龍之馬一名絶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

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趨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馬按轡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遠謀使轍迹徧於四海故絶地之物不期而自服出王子年拾遺記

漢文帝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絶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騮六名緑螭驄七名龍子八名驎駒九名絶塵號爲九逸有來宣能御

馬代王號為王良馬出西京雜記

隋文帝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鬉曳地號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勑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于朝邑

市麪家挽磑騣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唐玄宗龍馬

海岱之間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黄石忽遇一翁質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鬚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

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鬐鬣嘶鳴真虛笛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

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常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産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邑邑甚喜以表其事獻之上大悅詔內閑廄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出宣室志

代宗九花虬

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子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

九尺毛拳如鱗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即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故號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礙夜而九花虬緩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有及者出杜陽編

德宗神智驄

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如上意故常謂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一尺馬經云耳中有毛

者日行千里一日花柳方春上遊幸諸苑侍者進瑞鞭
指二驄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絶今獲此
鞭可謂三絶遂命酒飲之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曉
日花開散碧蹄玉勒斗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即
中書舍人韓翃詩也出杜陽編
德宗幸梁洋唯御騅馬號曰望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
暇日牽而視之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
廄中貴戚盡爲圖出國史補

曹洪

魏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曰白鶴與武帝乘此馬走唯覺耳中風聲脚似不踐地至汴水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洪上馬共濟汴水行數百里瞬息而至下視馬足毛尚皆濕帝衣猶沾濡時人謂乘風行也為一代神駿諺云憑空虛躍曹家白鶴出王子年拾遺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為荆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于牀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鞴之即不動鞴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出渚宫故事

慕容廆

慕容廆初有赭白馬常自乘之既為石虎所圍力弱分將危陷棄衆將逃以此馬奔而鞴之馬見鞍輒蹄齧不得近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至是時馬

年四十九歲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秦叔寶

唐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嘗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竪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出酉陽雜俎

張納之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為𣪠州刺史常乘雄𩒐子敬之為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𩒐弟納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為

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極肥健行驟脚不散出朝野僉載

宋蔡

廣平宋蔡娶同郡游昌女蔡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蔡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蔡悟曰我家先有白馬種絶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出朝野僉載

舞馬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目為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閒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黄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

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為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廄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出明皇雜錄

續坤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醫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皆可預言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服醫藥而愈所酧帛甚多仍以邊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款叚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還復如此累月不售鄰伍有王生貨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窶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備行李亦知馳驟非駿但欲置於牽控之間坤直以

無用之畜付馬亦不約鬻馬之價自此經旬不至謂其脫略亡逸一旦復來所置且踰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致僕馬至於妻孥服飾亦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兼資計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物獲價頗多但未知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云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馬密詢左右數日前魏博進一馬毛骨

大小與此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偶御廄有馬毛色相類者或有其對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令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其後王生因大索起價遂以四百萬酬之是以物逢時亦有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耕莘野築傅巖未遇良途奚異于此出劇談記

楊翁佛別馬語

漢廣陵楊翁佛聽鳥獸之音乘蹇驢之野田間有放臥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佛謂其御者彼放馬目眇其御曰

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此馬亦罵之曰眇其御不信使往視之目果眇焉出論衡

李南

季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南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須臾果逢黃盲馬赤馬先鳴盲馬應之出抱朴子

趙固

晉趙固所乘馬忽死因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

竿東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樹便攬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嘘吸其鼻馬即能起亦不見猴出搜神記

韓晞

唐韓晞常知永豐倉有一馬乘來日久遇過客有一蜀馬醫頗甚晞令取來繫于庭樹晞謂客曰此小馬豈能如此但亦痛治耳晞有圉人善騎調惡馬即令召之遣取鞭轡此馬努目斜睨於晞忽然掣韁走上堦跑晞落

牀屈膝于地將齧之時帥所乘馬繫在別柱見此亦掣斷韁來齧此馬遂齧數口方得免衆買此馬殺而食之帥自後彌愛其馬焉出原化記

江東客馬

頃歲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重性客常於飲處醉甚獨乘馬至半路沉醉從馬上倚著一樹而睡久不動直至五更客奴尋覔方始扶策而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二

年容後得一職奉使至宣州知馬在馬請乘此馬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躍此人於地踐齧頗甚衆救乃免意恨其責已也出原化記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昪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昪至璋扶疾而出昪至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

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即殺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圉人竊具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語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齕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斃旬月馬亦悲鳴而死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五